

新唐書

卷二百二十三
之二百二十三

史

涵芬樓
影印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中

南蠻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詔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弔祭子尋閣勸立或謂夢湊自稱驃信夷語君也改賜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詔少府少監李銑爲冊立弔祭使勸利德嵯巔賜氏蒙封大容蠻謂兄爲容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趨敢善用其

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
臨冊豐祐遣洪成曾趙龍些楊定奇入謝天子於是西
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
也嵯巔乃悉衆掩邛戎巂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
日慰賫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
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巔身自殿至大度河
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
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明年上表請罪比年使
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畧使
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曾遷

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佉苴三千
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棕自西川入朝表無多
內蠻僣豐祐怒卽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
時豐祐亦死坦綽會龍立恚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
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
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立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
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
斥鄴以王寬代之明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弘源兵少不
能拒奔蠻州南詔亦引去詔殿中監段文楚爲經略使
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南詔知邊人困甚剽

掠無有不入寇杜棕當國爲帝謀遣使者弔祭示恩信
并詔驃信以名嫌冊命未可舉必易名乃得封帝乃命
左司郎中孟穆持節往會南詔陷嶺州穆不行安南桃
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綰洞首領李由獨主之歲歲戍邊
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兵六千人謂由獨可當一
隊遏蠻之入蠻酋以女妻由獨子七綰洞舉附蠻王寬
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
屯守南詔憺畏不敢出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
襲功有所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倖功多聚
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

表不報卽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肆不
省也京還奏得意甚復詔爲宣慰安撫使卽建析廣州
爲嶺南東道邕州爲西道以龔象藤巖爲隸州乃拜京
西道節度使京福伎貪克峻條令爲炮熏剝斫法下愁
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召鄉兵比道
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
節度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龔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
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
恐擣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龔按軍海門詔鄭愚分兵
禦之龔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

思僭麻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度江荆南兵入東郢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帝見輸發頻罷遊幸不奏樂宰相杜悰以爲非是止之南詔稍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爲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以容管經略使張茵

鎮之因命經略安南茵逗遛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溪洞詔所在招還抹卹之免安南賦入二年韋宙請分兵屯容藤披蠻勢五年南詔回掠鬱州以搖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率屬蠻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珍貪猾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蠻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疆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發詔可夏侯孜亦以張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駢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

龍州屯蠻酋燒貨畜走酋龍遣楊緝思助酋遷共守安南以范胤些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鬪斬其將張詮李差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胤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初酋龍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辭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導譯五返日旰士倦議不決福怒命武士捽辱之械繫于館俄而劉潼代福節度卽挺其繫表縱還有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別殿賜物良厚慰遣還國明年酋龍使楊酋慶

等來謝釋囚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
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嶺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
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卽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
成都才五舍嶺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
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裒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
激蠻怒幸有功乃殺酋慶等旣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
逞會召還以竇滂代之滂沓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
望時蠻役未興而定邊已困酋龍怨殺其使十年乃入
寇以軍綴青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峽盛夏卒凍
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關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覓

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會龍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嵩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度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裴回陵榮間焚廬舍掠糧畜薄嘉州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殺忠武將顏慶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榮滂自勒兵戰會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桴爭岸譟而進滂不知所爲將自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卻滂乃遁全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人自邛峽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

江儲貲峙械皆亡矣曾龍進攻成都次眉州坦綽杜元忠日夜教曾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彊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曾龍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副譚奉祀好言申約蠻留之耽畏援軍未集卽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虻結蠅營犴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閣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箕盜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掉溺死者或筮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卽共坎瘞故

瀘州刺史楊慶復爲耽治攻具藺石置牢城兵八將主
之樹篋格夜列炬照城守具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
將爲長刀巨槌斧分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鬪
而酋龍自雙流徐行內欲報董成之辱因給耽請上介
至軍議事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杜元忠議和元忠
妄言帝見耽請具車蓋葆嬰槃未能決還蠻以三百騎
負幄幕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爲驃信行在耽不
許乃馳去蠻稍前傳外郭於是游奕使王晝督援兵三
千屯毗橋竇滂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軍犄角然
戰不甚力小不勝卽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覬成都陷得

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
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
葦稻瀦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
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
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
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士叫謗鵝車未至陴者以巨索
鉤繫投膏炬車焚箱間蠻卒盡死耽遣李疇張察率突
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民鄣落爲蓬籠如車輦下
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忞以甕
貯糞瀦浹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

衆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將繫錦樓衆失色耽遣將
出三面苦戰蠻引卻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齊奮
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
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耽母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
救師至城中合謀開門士爭出迎軍南詔搏戰不解日
入判官程克裕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遺之
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齎植
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
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
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犁旦乃覺

卽顏菱火于孺蠻皆死穴中以鐵絙曳雲韉仆之燎作
少選盡益固守是時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爲大度
河制置劔南應接使兵次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敗蠻兵
斬二千級南詔騎數萬晨壓官軍以騁大將宋威以忠
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尾南詔退屯星宿山威進
戍沱江曾龍遣酋望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
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趣蠻壁燒攻具
殺二千人爲南詔所躡卻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
乃迎戰毗橋不勝趨沱江爲伏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
將夜火蠻營曾龍坦綽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遷梁

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師威疏軍行嚮
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
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
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急不
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卽斷梁按隊緩驅黎
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
華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旣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
慶復之來衆以其弟慶師死于蠻必甘心及成都不破
以已功輕乃按軍廣溪縱殘寇人人切齒初成都無隍
塹乃教耽濬隍廣三丈作戰棚于埤列左右屯營營別

五區區卒五十時早莢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爲大旛連
弩自是南詔憚之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己者皆斬
兵出無寧歲諸國更讎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
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十四年坦綽復寇蜀緝舟
大度河以濟爲刺史黃景復擊却之衆循河而南夜桴
上流兵夾攻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蠻躡追爲景
復所敗會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請曰坦綽欲
上書天子白寃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
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州成都大震人亡入玉壘
關士乘城坦綽遣使者王保成等四十人齎驃信書遺

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憇蜀王故殿叢欲許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請斬其使留二人還書叢因責之曰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爲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命且雀蛇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比成都以武備未修故令爾突我疆場然毗橋沱江之敗積歲附城不四年復來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爲軍十軍爲部驍將主之凡部有疆弩二百鑄斧輔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拔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鋌輔之又軍四面面有鐵騎五

百悉收芻薪米粟牛馬犬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
畧爾樵采我日出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
日昃一部至以夜屯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
兵五日一殺敵爾乃晝夜戰不十日慴且死矣州縣繕
甲厲兵犄角相從皆蠻之深讎雖女子能齧齧薄賊況
疆夫烈士哉爾祖嘗奴事西蕃爲爾仇家今顧臣之何
恩讎之戾邪蜀王故殿先世之寶宮非邊夷所宜舍神
怒人憤驟信且死叢猶火郊民室廬觀閣嚴兵爲固守
計坦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畧使秦匡謀懼奔荆
南會僖宗立遣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往使俄攻黎州景

復擊走之乾符元年劫畧嶠雅間破黎州入邛崃關掠
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
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饜窮乏今左神
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
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
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崃關復
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河之敗斬以徇戍
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
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畧判官杜驥爲蠻所俘其妻宗
室女也故酋龍使奉書丐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

龍尾城問爾罪曾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曾龍不肯拜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曾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曾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蕃尙延心嗚末魯耨月等爲間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奪曾龍恚發疽死僞諡景莊皇帝子法嗣改元貞明承智大同自號大封人法年少好畋獵酣逸衣絳紫錦罽鏤金帶國事顛決大臣乾符四年遣陀西段瑋寶詣邕州節度使辛

讜請修好詔使者答報未幾寇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右
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畔逆
乃因浮屠誘致又議和親垂笑後世駢職上將謀乖謬
不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徙荆南持前
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爭不決皆賜罷辛讜遣幕府徐
雲虔攝使者往覘到善闡府見騎數十曳長矛擁絳服
少年朱繒約髮典客伽佗曾孫慶曰此驃信也問天子
起居下馬揖客取使者佩刀視之自解左右鈕以示乃
除地剗三丈版命左右馳射每一人射法駮馬逐以爲
樂數十發止引客就幄俛子捧瓶盃四女子侍樂飲夜

乃罷又遣問客春秋大義送使者還是時駢徙節鎮海
劾澹等沮議帝蒙弱不能曉下詔尉解西川節度使崔
安潛上言蠻蓄鳥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尙貴主
失國家大體澹等議可用臣請募義征子率十戶一保
願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爲奴久之帝
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譬一縣中國何資
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妄謂朝廷畏怯無能爲脫
有它請陛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屬不可下小蠻夷臣
比移書不言舅甥黜所僭也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
謀人伺其隙可以得志南詔知蜀彊故襲安南陷之都

護曾袞奔邕府戍兵潰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
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駢乃譎說帝曰陛下
初卽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官屬留蜀期年費不貲蠻不
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噍末繕甲訓兵蠻夷震動遣趙
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驃信再拜雲虔之使驃信答拜其
於禮不爲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
中十四年內庫貲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中
領西川庫錢至二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
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
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

半中藏空虛土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爲盜
可爲痛心前年留宗政等南方無虞及遣還彼猶冀望
蒙法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虞今朝廷
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奔衝不能救況
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
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
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
卿爲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虔副之內常侍劉光裕爲
雲南內使霍承錫副之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爲敬瑄
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混

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
心腹也宜止而鳩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
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
怪毘罽百牀帝以方議公主車服爲解後二年又遣布
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爲禮會五禮使
徐雲虔副之宗正少卿嗣虢王約爲婚使未行而黃巢
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法死僞諡聖明文武皇帝子舜化
立建元中興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
復通先是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入詔時傍母歸
義女也其女復妻閻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遼

川州誘上浪千餘勢稍張爲閻羅所猜徙置白厓城後
與矣川羅識詣神川都督求自立爲詔謀洩被殺矣川
羅識奔神川都督送之羅些城

蒙嶲詔最大其王嶲輔首死無子弟佉陽照立佉陽照
死子照原立喪明子原羅質南詔歸義欲并國故歸其
子原羅衆果立之居數月使人殺照原逐原羅遂有其
地

越析詔或謂磨些詔居故越析州西距曩葱山一日行
貞元中有豪酋張尋求丞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劔南
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以地歸南詔波

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鞘東北度瀘邑于龍佉河纒
百里號雙舍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歸義樹壁侵于贈
不克閤羅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于贈投瀘死得鐸鞘
故王出軍必雙執之

浪穹詔其王豐時死子羅鐸立羅鐸死子鐸羅望立爲
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挈其部寶劔川更稱劔浪
死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
貞元中南詔擊破劔川虜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遼睽施
浪總謂之浪人亦稱三浪

遼睽詔其王豐咩初據遼睽爲御史李知古所殺子咩

羅皮自爲遼川州刺史治大釐城歸義襲敗之復入遼
睽與浪穹施浪合拒歸義旣戰大敗歸義奪遼睽咩羅
皮走保野其川死子皮羅鄧立皮羅鄧死子鄧羅顛立
鄧羅顛死子顛文託立南詔破劔川虜之徙永昌

施浪詔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亦入詔
之裔據石和城閭羅鳳攻虜之而施望欠孤立故與咩
羅皮合攻歸義不勝歸義以兵脅降其部施望欠以族
走永昌獻其女遺南詔丐和歸義許之度蘭江死弟望
千走吐蕃吐蕃立爲詔納之劔川衆數萬望千死子千
旁羅顛立南詔破劔川千旁羅顛走瀘北三浪悉滅唯

于旁羅顛及矣川羅識子孫在吐蕃

贊曰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財禍所繇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爲閻君明皇一日殺三庶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閻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考證

南蠻傳中子尋閣勸立○舊書作宜蒙閣

子勸龍晟立○舊書作龍蒙盛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

南蠻

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
三千里地東西三百里而羸南北千里西距眞臘霧溫
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
重巘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
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
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其地冬溫多霧雨產虎魄猩

猩獸結遼鳥以二月爲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瀋爲酒
椰葉爲席俗凶悍果戰鬥以麝塗身日再塗再澡拜謁
則合爪頓顙有文字喜浮屠道冶金銀像大或十圍呼
王爲陽蒲逋王妻爲陀陽阿熊太子爲阿長逋宰相爲
婆漫地王所居曰占城別居曰齊國曰蓬皮勢王衣白
氎古貝斜絡臂飾金琲爲纓鬖髮戴金華冠如章甫妻
服朝霞古貝短裙冠纓如王王衛兵五千戰乘象藤爲
鎧竹爲弓矢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
象踐之或送不勞山畀自死隋仁壽中遣將軍劉芳伐
之其王范梵志挺走以其地爲三郡置守令道阻不得

通梵志哀遺衆別建國邑武德中再遣使獻方物高祖
爲設九部樂饗之貞觀時王頭黎獻馴象鏐鎖五色帶
朝霞布火珠與婆利羅刹二國使者偕來林邑其言不
恭羣臣請問罪太宗曰昔符堅欲吞晉衆百萬一戰而
亡隋取高麗歲調發人與爲怨乃死匹夫手朕敢妄議
發兵邪赦不問又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有詔還
之頭黎死子鎮龍立獻通天犀雜寶十九年摩訶慢多
伽獨弒鎮龍滅其宗范姓絕國人立頭黎婿婆羅門爲
王大臣共廢之更立頭黎女爲王諸葛地者頭黎之姑
子父得罪奔真臘女之王不能定國大臣共迎諸葛地

爲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寶凡三入獻至德後更號環王
元和初不朝獻安南都護張舟執其僞驩愛州都統斬
三萬級虜王子五十九獲戰象舡鎧婆利者直環王東
南自交州汎海歷赤土丹丹諸國乃至地大洲多馬亦
號馬禮衰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雞卵圓白照數尺
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璫瑁文螺石玕初取柔可治
旣鏤刻卽堅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拳鷹爪
獸牙穿耳傅璫以古貝橫一幅繚于胷古貝草也緝其
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俗以夜爲市自掩其面王姓刹
利邪伽名護路那婆世居位繚班絲貝綴珠爲飾坐金

楊左右持白拂孔雀翼出以象駕車羽蓋珠箔鳴金擊鼓斂蠡爲樂其東卽羅刹也與婆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遂通中國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環王南有殊禁者汎交趾海三月乃至與婆羅同俗貞觀二年使者上方物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國居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朝貢僧高直水真臘西北與環王同俗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僧高等國永徽後爲真臘所并盤盤在南海曲北距環王限少海與狼牙脩接自交州

海行四十日乃至王曰楊粟翼其民瀕水居比木爲柵
石爲矢鏃王坐金龍大榻諸大人見王交手抱肩以跽
其臣曰敦郎索濫曰崑崙帝也曰崑崙勃和曰崑崙敦
諦索甘亦曰古龍古龍者崑崙聲近耳在外曰那延猶
中國刺史也有佛道士祠僧食肉不飲酒道士謂爲貪
不食酒肉貞觀中再遣使朝其東南有哥羅一曰箇羅
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米失鉢羅累石爲
城樓闕宮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稍及以孔
雀羽飾纛每戰以百象爲一隊一象百人鞍若檻四人
執弓稍在中賦率輸銀二銖無絲紵惟古貝畜多牛少

馬非有官不束髮凡嫁娶納檳榔爲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蠡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罌沉之海東南有拘婁密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東距不述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單行六日至與赤土墮和羅同俗永徽中獻五色鸚鵡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十里地卑窪與環王同俗有城郭宮室王姓古龍居重觀柵城楮葉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鬖髮裸行俗不爲寇盜田一歲種三歲穫國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羖角乃泮人喜鬪雞及猪以金珠香爲稅治特牧

城俄爲真臘所并益南徙那弗那城武德貞觀時再入朝又獻白頭人二白頭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膚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絕人莫得至與參半國接

真臘一曰吉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其王刹利伊金那貞觀初并扶南有其地戶皆東嚮坐上東客至屑檳榔龍腦香蛤以進不飲酒比之淫與妻飲房中避尊屬有戰象五千良者飼以肉世與參半驃通好與環王乾陀洄數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半北多山阜號陸真臘半南際海饒陂澤號水

真臘半水真臘地八百里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真臘或曰文單曰婆鏤地七百里王號笄屈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來朝拜果毅都尉大曆中副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卽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廷者凡三十二悉放荆山之陽及元和中水真臘亦遣使入貢文單西北屬國曰參半武德八年使者來道明者亦屬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無鹽鐵以竹弩射鳥獸自給

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東距婆利西墮婆登

南瀕海北真臘木爲城雖大屋亦覆以楸欄象牙爲牀
若席出瑇瑁黃白金犀象國最富有穴自湧鹽以柳花
椰子爲酒飲之輒醉宿昔壞有文字知星曆食無七筍
有毒女與接輒苦瘡人死尸不腐王居闍婆城其祖吉
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
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爲最貴山上有郎卑野州
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貞
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者入貢太宗以璽詔優
答墮和羅巧良馬帝與之至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
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

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
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
爲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中訶
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
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竝官
之訖大和再朝貢咸通中遣使獻女樂墮和羅亦曰獨
和羅南距盤盤北迦邏舍弗西屬海東真臘自廣州行
五月乃至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犀有二屬國曰曇陵
陀洹曇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
中與墮和羅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

婆那字婆末無蠶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豬俗
喜樓居謂爲干欄以白氎朝霞布爲衣親喪在室不食
燔屍已則剔髮浴于池然後食貞觀時竝遣使者再入
朝又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十紅毛齊于翅因丐馬銅
鍾帝與之墮婆登在環王南行二月乃至東訶陵西迷
黎車北屬海俗與訶陵同種稻月一熟有文字以貝多
葉寫之死者實金于口以釧貫其體加婆律膏龍腦衆
香積薪燔之

投和在真臘南自廣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投和
羅名脯邪迄遙官有朝請將軍功曹主簿贊理贊府分

領國事分州郡縣三等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
城有局長官得選僚屬自助民居率樓閣畫壁王宿衛
百人衣朝霞耳金環金縷被頸寶飾革履頻盜者死次
穿耳及頰而劑其髮盜鑄者截手無賦稅民以地多少
自輸王以農商自業銀作錢類榆莢民乘象及馬無鞍
勒繩穿頰御之親喪斷髮爲孝焚尸斂灰于鬻沈之水
貞觀中遣使以黃金函內表并獻方物

瞻博或曰瞻婆北距兢伽河多野象羣行顯慶中與婆
岸千支弗舍跋若磨臘四國竝遣使者入朝千支在西
南海中本南天竺屬國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

距多摩菴又有哥羅舍分脩羅分甘畢三國貢方物甘畢在南海上東距環王王名旃陀越摩有勝兵五千哥羅舍分者在南海南東墮和羅脩羅分者在海北東距真臘其風俗大略相類有君長皆柵鄂二國勝兵二萬甘畢才五千又有多摩菴東距婆鳳西多隆南千支弗北訶陵地東西一月行南北二十五日行其王名骨利詭云得大卵剖之獲女子美色以爲妻俗無姓婚姻不別同姓王坐常東向勝兵二萬有弓刀甲稍無馬果有波那婆宅護遮菴摩石榴其國經薩盧都訶盧君那盧林邑諸國乃得交州顯慶中貢方物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
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
婆露斯多金汞砂龍腦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
五寸國多男子有橐它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它
牛豹又有獸類野豕角如山羊名曰雩肉味美以饋膳
其王號曷蜜多咸亨至開元間數遣使者朝表爲邊吏
侵掠有詔廣州慰撫又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
使者爲折衝以其王爲左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鈿帶
後遣子入獻詔宴于曲江宰相會冊封賓義王授右金
吾衛大將軍還之

名蔑東接真陀桓西但游南屬海北波刺其地一月行
有州三十以十二月爲歲首王衣朝霞氎賦二十取一
交易皆用金準直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婦總髮爲
角辨夫之多少王號斯多題龍朔初使者來貢

單單在振州東南多羅磨之西亦有州縣木多白檀王
姓利利名尸陵伽日視事有八大臣號八坐王以香塗
身冠雜寶瓔近行乘車遠乘象戰必吹蠡擊鼓盜無輕
重皆死乾封總章時獻方物羅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
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僮羅鉢底同歲乘舶
至廣州州必以聞

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闍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陸真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梨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卽舍衛瞻婆闍婆也凡鎮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突旻曰帝偈曰達黎謀曰乾唐曰末浦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羅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甕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惡

奪曰莫音曰伽龍睽曰阿黎吉曰阿黎闍曰阿梨忙曰
達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黎郎曰望騰曰擔泊曰祿烏
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末邏曰逝越曰騰陵曰歐
咩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陋蠻曰摩地勃繇彌臣至坤
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俗與彌臣同繇坤朗至
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川原大
於彌臣繇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
月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
有川名思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
越海卽闍婆也十五日行踰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

鞞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羅闍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
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盧國土熱衢路植椰子
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爲甃廚覆銀瓦爨香木堂飾
明珠有二池以金爲隄舟楫皆飾金寶驃王姓困沒長
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牀遠則
乘象嬪史數百人青甃爲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
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爲瓦荔支爲材俗惡殺拜
以手抱臂稽顙爲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甃
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
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爲民衣用白氎朝

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王宮
設金銀二鐘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
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
對象跽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
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梁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
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臘雜
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豬白氎琉璃罌缶相易婦人當
頂作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婆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
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
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彊

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
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獻夷
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樂用正
律黃鍾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
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
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爲列舞南字
歌聖主無爲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字
脩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
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
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

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
鉦鼓次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路舞每四拍揖羽稽
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拊揖以合南字字成徧
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俯伏鉦作復揖舞餘
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三
疊名爲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罄折象將臣
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爲四列又舞闕四門之舞
遽舞入徧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
三統舞終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
溟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

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
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
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鼙鼓雞婁鼓短笛大小觿篥
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
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
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篪篥五絃琵琶
笙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觿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
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鐃金鐸皆二摑
鼓金鈺皆四鈺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
立闕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摑

鼓四人爲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佉苴畫
皮鞞首飾祿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羽翟
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
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
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爲五字以象五行秉羽
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
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
樂也黃鍾君聲配運爲土明土德常盛黃鍾得乾初九
自爲其宮則林鍾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
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鍾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

化於下坤體順也太蔟得乾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
三才通故次應以太蔟三才旣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
南呂酉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
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
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皐以五宮異用獨唱
殊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鍾宮之宮軍
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伏拜抃合
南詔奉聖樂五字唱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絳
色七節襦袖節有青褱排衿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
金鈺搗鼓鐃貝大鼓二曰太蔟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

者用之合以管絃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
笛各四部與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篳篥皆八大小箏箏
箏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
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
律林鍾爲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
飾羅綵襦袖間以八采曳雲花履首飾雙鳳八卦綵雲
花鬘執羽爲拜拊之節以林鍾當地統象歲功備萬物
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爲用也綵雲象
氣也花鬘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
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巽卦應

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
其鈺搗鏡鐸皆覆以綵蓋飾以花趺上陳錦綺垂流蘇
按瑞圖曰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栖以鳳凰
鈺棲孔雀鏡鐸集以翔鷺鈺搗頂足又飾南方鳥獸明
澤及飛走翔伏鈺搗鏡鐸皆二人執擊之具及大鼓工
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林鍾徵
之宮斂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
笛每色四人方響二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鈺中植金
鐸二貝二鈴鈸二大鼓十二分左右五曰南呂羽之宮
應古律黃鍾爲君之宮樂用古黃鍾方響一大琵琶五

絃琵琶大筚篥倍黃鍾麝篥小麝篥竽笙壎篪擗箏軋
箏黃鍾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
緩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雍羌亦遣
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臯復譜次
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
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
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制如龜茲部周圓三寸貫以韋
擊磔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
柄係以韋與鈴鈸皆飾條紛以花氎縷爲藥螺貝四大
者可受一升飾條紛有鳳首筚篥二其一長二尺腹廣

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絃一十有四項
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頂有條軫有鼉首箏二其一形如
鼉長四尺有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
七寸腹闊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闕以張九絃左
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飾彩花傳以虺皮爲別有龍首琵琶
一如龜茲製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龍相
向爲首有軫柱各三絃隨其數兩軫在項一在頸其覆
形如師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
釘以雲爲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絃覆手皆飾虺皮刻
捍撥爲舞崑崙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

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爲琴作虺文橫其上長三尺餘
頭曲如拱長二寸以條繫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
絃應太簇次絃應姑洗有獨絃匏琴以班竹爲之不加
飾刻木爲虺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
絃應太簇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絃應
南呂次應應鍾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
爪以蠟實首上加師子頭以牙爲之穴六以應黃鍾商
備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與荀勗笛譜同又
與清商部鍾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
節左右開衝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爲笛量左端應太簇

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賓三夷則右端應林鍾管末三
穴一南呂二應鍾三大呂下托指一穴應清太簇兩洞
體七穴共備黃鍾林鍾兩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
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相
次製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爲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
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爲簧無匏音唯驃國得古製又有
小匏笙二製如大笙律應林鍾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
缸高二尺首廣下銳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
冒以虺皮束三爲一碧條約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
驃國工伎執笙鼓以爲飾有小鼓四製如腰鼓長五寸

首廣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搖之爲樂節
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
管雙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
牛角一簧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銳在下穿匏達本柄皆
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
以彩飾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驃云沒馱彌國人及
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娑羅花驃云隴莽第國人以
花爲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鶴驃云答都美其飛止
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驃云蘇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
徐步也五曰鬪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鬪海岸

疆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
日龍首獨琴驪云彌思彌此一絃而五音備象王一德
以畜萬邦也七日禪定驪云掣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
曲唱舞皆律應黃鍾商八日甘蔗王驪云遏思略謂佛
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日孔雀王驪云桃臺謂
毛采光華也十日野鷺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十一
日宴樂驪云矚聰綱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二日滌煩
亦日笙舞驪云扈那謂時滌煩啓以此適情也五曲律
應黃鍾兩均一黃鍾商伊越調一林鍾商小植調樂工
皆崑崙衣絳氎朝霞爲蔽膝謂之蔽襴兩肩加朝霞絡

腋足臂有金寶鑲釧冠金冠左右珥璫條貫花鬢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太和六年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東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輓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

士多駿馬犀象明珠旣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池而還震翫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高祖卽位以其子弘達爲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綸遣俞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青蛉弄棟爲縣爨蠻之西有徒莫祗蠻儉望蠻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爲傍望覽丘求五州隸郎州都督府白水蠻地與青蛉弄棟接郎州亦隸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其衆完富與

蜀圻無酋長喜相讎怨永徽初大勃弄楊承顛私署將帥寇麻州都督任懷玉招之不聽高宗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爲郎州道行軍總管與懷玉討之至羅侯山其酋長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干以衆塞菁口孝祖大破之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爲鬼主每歲戶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復讎云孝祖按軍多棄城逐北至周近水大酋儉彌干鬼主董朴瀕水爲柵以輕騎逆戰孝祖擊斬彌干禿磨蒲鬼主十餘級會大雪皼凍死者略盡孝祖上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誘弄棟叛今因破白水請遂西討詔可孝祖軍入夷人皆走險

小勃弄酋長歿盛屯白旗城率萬騎戰敗斬之進至大勃弄楊承顛嬰城守孝祖招之不從麾軍進執承顛餘屯大者數萬小數千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罷郎州都督更置戎州都督爨弘達旣死以爨歸王爲南寧州都督居石城襲殺東爨首領蓋騁及子蓋啓徙共範川有兩爨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寧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羣蠻震騷共殺築城使者立宗詔蒙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赦之俄而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妊烏蠻女也走父部乞兵相仇於是諸爨亂阿妊遣使

詣歸義求殺夫者書聞詔以其子守隅爲南寧州都督
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朝然崇道守隅
相攻討不置阿妣訴歸義爲興師營昆川崇道走黎州
遂虜其族殺輔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殺諸爨稍離弱
閭羅鳳立召守隅并妻歸河睽不通中國阿妣自主其
部落歲入朝恩賞蕃厚閭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
兵脅西爨徙戶二十餘萬於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
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
龍和皆殘于兵日進等子孫居永昌城烏蠻種復振徙
居西爨故地與峯州爲隣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

十八烏蠻與南詔世昏姻其種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髻髻女人被髮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無拜跪之節其語四譯乃與中國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勿鄧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蠻也五姓烏蠻也又有初婁五姓皆烏蠻也居邛部臺登之間婦人衣黑繪其長曳地又有東欽蠻二姓皆白蠻也居北谷婦人衣白繪長不過膝又有粟蠻二姓雷蠻二姓夢蠻三姓散處黎嵩戎數州之鄙皆隸勿

鄧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
虧望三姓隸焉其南有豐琶部落阿諾二姓隸焉兩林
地雖陜而諸部推爲長號都大鬼主勿鄧豐琶兩林皆
謂之東蠻天寶中皆受封爵及南詔陷嶲州遂羈屬吐
蕃貞元中復通款以勿鄧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團練使
封長川郡公及死子直驃離幼以苴夢衝爲大鬼主數
爲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遺韋臯書乞兵攻
吐蕃臯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溪關道鄧
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
爲營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

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使乞藏遮遮臘城兵馬使悉多
楊朱節度論東柴大將論結突梨等皆戰死執籠官四
十五人鎧仗一萬牛馬稱是進拔于葱柵乞藏遮遮尙
結贊子也以尸還其下曩貢節度蘇論百餘人行哭使
一人立尸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卽傳藥曰食乎
曰然卽進膳曰衣乎曰然卽命裘又問歸乎曰然以馬
載尸而去詔封苴那時爲順政郡王苴夢衝爲懷化郡
王豐琶部落大鬼主驃傍爲和義郡王給印章袍帶三
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賞賚加等歲給其部祿鹽衣綵黎
騫二州更就賜之以山阻多爲盜侵亡失所賜臯令二

州爲築館有賜約酋長自至授賜而遣之然苴夢衝內
附吐蕃斷南詔使路臯遣鶴州總管蘇崧以兵二百召
夢衝至琵琶川聲其罪斬之披其族爲六部以樣棄主
之及苴驃離長乃命爲大鬼主驃傍年少驍敢數出兵
攻吐蕃吐蕃間道焚其居室部落亡所賜印章臯爲請
復得印爨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爲境卽
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畝濕宜秔稻人辯首左衽
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尙戰死惡
病亡勝兵數萬武德中鶴州治中吉偉使南寧因至其
國諭使入朝貢求內屬發兵戍守自是歲與牂柯使偕

來龍朔三年矩州刺史謝法成招慰比樓等七千戶內
附總章三年置祿州湯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
戶二萬內附析其地爲殷州總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
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
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爲刺
史昆明東九百里卽牂柯國也兵數出侵地數千里元
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牂柯故地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內
屬會昌中封其別帥爲羅殿王世襲爵其後又封別帥
爲滇王皆牂柯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
百里卽交州也無城郭土熟多霜雨稻粟再熟無徭役

戰乃屯聚刻木爲契盜者倍三而償殺人者出牛馬三十俗與東謝同首領亦姓謝氏至龍羽有兵三萬武德三年遣使者朝以其地爲牂州拜龍羽刺史封夜郎郡公其北百五十里有別部曰兗州蠻勝兵二萬亦來朝貢以地爲兗州開元中牂柯酋長元齊死孫嘉藝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爲酋長二十五年趙君道來朝其裔有趙國珍天寶中戰有功閻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劔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終工部尙書貞元中官其酋長趙主俗亦以襄朝貢不絕至十八年五遣使朝

元和二年詔黔南觀察使常以本道將爲押領牂柯昆明等使自是數使或朝正月訖開成不絕遣故事戎夷朝貢將至都中官驛勞於郊旣及館恩禮尤渥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獠西連夷子地方千里宜五穀爲畚田歲一易之衆處山巢居汲流以飲無賦稅刻木爲契見貴人執鞭而拜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犯小罪則杖大事殺之盜物者倍償昏姻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慙澁避之旬日乃出會聚擊銅鼓吹角俗椎髻韜以絳垂于後坐必蹲踞常帶刀劔男子服衫襖大口袴以帶斜繚右肩以螺殼虎豹狻猊犬

羊皮爲飾有謝氏世爲酋長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
自以姓高不可以嫁人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烏
熊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額被毛帔韋行滕著履中書侍
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
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爲王會圖
詔可帝以地爲應州卽拜元深刺史隸黔州都督府又
有南謝首領謝彊亦來朝以其地爲莊州授彊刺史建
中三年大酋長檢校蠻州長史資陽郡公宋鼎與諸謝
朝賀德宗以其國小不許訴於黔中觀察使王礎以州
接牂柯願隨牂柯朝賀礎奏牂蠻二州戶繁力彊爲隣

蕃所憚請許三年一朝詔從之元和中辰潑蠻酋張伯
靖嫉本道督歛苛刻聚衆叛侵播費二州黔中經略使
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三歲
不能定伯靖上表請隸荆南乃降崔能內恨之更請調
荆南湖南桂管軍爲援約西原十洞兵皆出可以成功
公卿議者皆以爲便宰相李吉甫曰伯靖挾怨而叛壓
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戰自定乃命能兵毋出獨詔嚴綬
招伯靖率家屬詣江陵降授右威衛翊府中郎將東謝
南有西趙蠻東距夷子西屬昆明南西洱河也山穴阻
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戶萬餘

俗與東謝同趙氏世爲酋長夷子渠帥姓季氏與西趙
皆南蠻別種勝兵各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黔州豪帥
田康諷之故貞觀中皆遣使入朝西趙首領趙酋摩率
所部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爲明州授酋摩刺史松外蠻
尙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
楊李董爲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
知陰陽曆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躋之裔有稻麥粟
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爲歲首布幅廣七寸正月
蠶生二月熟男子氈革爲帔女衣絕布裙衫髻盤如髻
飯用竹筍搏而噉之烏杯貯羹如雞羹徒跣有舟無車

死則坎地殯舍左屋之三年乃葬以蠶蚌封棺父母喪
斬衰布衣不澡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爲人所殺者子
以麻括髮墨面衣不緝居喪婚嫁不廢亦弗避同姓婿
不親迎富室娶妻納金銀牛羊酒女所齎亦如之有罪
者樹一長木擊鼓集衆其下彊盜殺之富者貰死燒屋
奪其田盜者倍九而償賊姦淫則彊族輸金銀請和而
棄其妻處女釐婦不坐凡相殺必報力不能則其部助
攻之祭祀殺牛馬親聯畢會助以牛酒多至數百人貞
觀中雋州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
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宗以右武侯將

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
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
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悅西洱河蠻
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竒兵自雋州道
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
乃遣首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二十二年西洱
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松外首領蒙羽
皆入朝授官秩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和
蠻大首領王羅祁郎昆梨盤四州大首領王伽衝率部
落四千人歸附入朝貢方物其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

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爲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諸蠻皆臣吐蕃開元中首領始入朝授刺史會南詔蒙歸義拔大和城乃北徙更羈制於浪穹詔浪穹詔已破又徙雲南柘城黎州領羈縻奉上等州二十六開元十七年又領羈縻夏梁卜貴等州三十一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鹽鬼主十人又有阿逼蠻分十四部落一曰大龍池二曰小龍池三曰控四曰苴質五曰烏披六曰苴賃七曰觜策水八曰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曰羅公十二曰訛十三曰離旻十四曰里漢黎邛二州之東又有凌蠻西有三王蠻蓋祚都夷白

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爲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疊篋而居號綢舍歲稟節度府帛三千匹以詗南詔而南詔亦密賂之覘成都虛實每節度使至酋長來謁節度使多奏威惠所懷以罔天子也前謁必請於都押衙且聽命都押衙不令者輒諷其叛常倚三王部落求姑息至唐末益甚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日夏陽曰夔松曰始陽皆諸蠻錯居凡部落四十六距州三百餘里之外有百坡當品嚴城中川鉗矣昌通鉗井七部落四百餘里之外有羅巖當馬三井束鋒名耶鉗恭畫重羅林籠羊林波林燒龍逢索古敢川驚川禍眉不燭十七

部落五百餘里之外有諾祚三恭布嵐欠馬論川讓川
遠南卑盧夔龍曜川金川東嘉梁西嘉梁十三部落六
百餘里之外有椎梅作重禍林金林邏蓬五部落皆羈
縻州也以首領襲刺史雋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蠻一曰
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餘勿鄧及白蠻也
戎州管內有馴騁浪三州大鬼主董嘉慶累世內附以
忠謹稱封歸義郡王貞元中狼蠻亦請內附補首領狼
沙爲刺史然卒不出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檄嘉慶兼
押狼蠻又有魯望等部落徙居戎州馬鞍山臯以其遠
邊徼戶給米二斛鹽五斤北又有浪稽蠻羅哥谷蠻東

有婆秋蠻烏皮蠻南有離東蠻鍋鏗蠻西有磨些蠻與南詔越析相姻婭自浪稽以下古滇王哀牢雜種其地與吐蕃接亦有姐羌古白馬氏之裔劔山當吐蕃大路屬石門柳彊二鎮置戍守捉以招討使領五部落一曰彌羌二曰鑠羌三曰胡叢其餘東欽磨些也又有夷望鼓路西望安樂湯谷佛蠻虧野阿醯阿鶚卸蠻林井阿異十二鬼主皆隸嵩州又有奉國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賞於嵩州然挾吐蕃爲輕重每節度使至諸部獻馬酋長衣虎皮餘皆紅髯束髮錦纈襖半臂旣見請匹錦斗酒折草招父祖魂以歸鄉里及還裹錦植馬上而去

又有顯養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叢皆叛高宗以右
驍衛將軍曹繼叔爲嶺州道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
城斬首七百獲馬犛牛萬五千姚州境有永昌蠻居古
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
爲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武后天授中遣御史裴懷
古招懷至長壽時大首領董期率部落二萬內屬其西
有撲子蠻矯悍以青娑羅爲通身袴善用竹弓入林射
飛鼠無不中無食器以蕉葉藉之人多長大負排持稍
而鬪又有望蠻者用木弓短箭鏃傅毒藥中者立死婦
人食乳酪肥白跣足青布爲衫裳聯貫珂貝珠絡之髻

垂于後有夫者分兩髻羣蠻種類多不可記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直頂爲髻青布爲通袴有繡脚種刻踝至腓爲文有繡面種生踰月涅黛於面有雕題種身面涅黛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環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又有長鬃種棟鋒種皆額前爲長髻下過臍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安南有生蠻林覩符部落大曆中置德化州戶一萬又以潘歸國部落置龍武州戶千五百詔安南節度使綏定之貞元七年始以驩峯二州爲都督府

驩在安南限重海與文單占婆接峯統羈縻州十八與蜀爨蠻接

南平獠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戶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樓居梯而上名爲干欄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貨求男貧者無以嫁則賣爲婢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其王姓朱氏號劔荔王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

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有甯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爲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遼東煬帝召爲鴻臚卿授安撫太守遣還又以其族人甯宣爲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地附蕭銑長真部越兵攻丘和於交阯者也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自是交愛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甯宣亦遣使請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爲廉州刺史族人道明爲南越州刺史六年長真獻大珠昆州刺

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覽亦獻筒
布高祖以道遠勞人皆不受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暄談
殿據南越州反攻姜州寧純以兵援之八年長真陷封
山縣昌州刺史龐孝恭掎擊暄等走之明年道明爲州
人所殺未幾長真死子據襲刺史馮暄談殿阻兵相掠
羣臣請擊之太宗不許遣員外散騎常侍韋叔諧員外
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宣諭暄等與溪洞首領皆降南
方遂定大抵劔南諸獠武德貞觀間數寇暴州縣者不
一巴州山獠王多馨叛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又破餘
黨符陽白石二縣獠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臺郭行方

大破之未幾又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歲益
州獠亦反都督竇軌請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險當拊
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爲人父母意耶貞觀七年東西
玉銅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
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
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
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是歲巴洋集璧
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侯將軍上官懷仁破之于
璧州虜男女萬餘明年遂平十四年羅竇諸獠叛以廣
州都督党仁弘爲竇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男女七千

餘人太宗再伐高麗爲船劔南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擾相率叛詔發隴右峽兵二萬以茂州都督張士貴爲雅州道行軍總管與右衛將軍梁建方平之高宗初琰州獠叛梓州都督謝萬歲兗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之萬歲法興入洞詔慰遇害顯慶三年羅竇生獠酋領多胡桑率衆內附上元末納州獠叛寇故茂都掌二縣殺吏民焚廨舍詔黔州都督發兵擊之大歷二年桂州山獠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貞元中嘉州綏山縣婆籠川生獠首領甫枳兄弟誘生蠻爲亂剽居人西川節度使韋臯斬之招其首領勇于等

出降或請增柵東凌界以守臯不從曰無戎而城害所
生也獠亦自是不擾境戎瀘間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
踰數百里俗喜叛州縣撫視不至必合黨數千人持排
而戰奉酋帥爲王號曰婆能出入前後植旗大中末昌
瀘二州刺史貪沓以弱繒及羊彊獠市米麥一斛得直
不及半羣獠訴曰當爲賊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榜之
曰皆爾屬爲之非吾過獠相視大笑遂叛立酋長始艾
爲王踰梓潼所過焚剽刺史劉成師誘降其黨斬首領
七十餘人餘衆遁至東川節度使柳仲郢諭降之始艾
稽首請罪仲郢貰遣之成都西北二千餘里有附國蓋

漢西南夷也其東部有嘉良夷無姓氏地縱八百里橫四千五百里無城柵居川谷疊石爲巢高十餘丈以高下爲差作狹戶自內以通上王酋帥以金飾首胷垂金花徑三寸地高涼多風少雨宜小麥多白雉嘉良夷有水廣三十步附國水廣五十步皆南流以韋爲船附國南有薄緣夷西接女國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鏤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劉其脣使赤黑熨濮山居如人以幅布爲裙貫頭而繫之丈夫衣穀皮多白蹄牛虎魄龍朔中遣使與千支弗磨臘

同朝貢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寧氏者相承爲豪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疆與韋氏周氏儂氏相脣齒爲寇害據十餘州韋氏周氏恥不肯附黃氏攻之逐于海濱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真崇鬱與陸州武陽朱蘭洞蠻皆叛推武承斐韋敬簡爲帥僭號中越王廖殿爲桂南王莫淳爲拓南王相支爲南越王梁奉爲鎮南王羅誠爲戎城王莫濤爲南海王合衆二十萬縣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曉諸首領賜詔書赦其罪約降於是西原環古等州首

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解宋原五百餘人請出兵討承斐等歲中戰二百斬黃乾曜真鬱崇廖殿莫淳梁奉羅誠莫潯七人承斐等以餘衆面縛詣桂州降盡釋其縛差賜布帛縱之其種落張侯夏永與夷獠梁崇牽單問及西原酋長吳功曹復合兵內寇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桂管經略使邢濟擊平之執吳功曹等餘衆復圍道州刺史元結固守不能下進攻永州陷邵州留數日而去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王國良戍武崗嫉京杲貪暴亦叛有衆千人侵掠州縣發使招之且服且叛建中元年城溱州以斷西原國良乃降貞元十年黃

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圍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
兵窮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俄陷欽橫潯貴
四州少卿子昌沔趨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
州刺史陽旻爲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
戰皆破之侵地悉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明
年少卿等歸款拜歸順州刺史弟少高爲有州刺史未
幾復叛又有黃少度黃昌驩二部陷賓巒二州據之十
一年攻欽橫二州邕管經略使韋悅破走之取賓巒二
州是歲復屠巖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輕其軍弱首請
發兵盡誅叛者徼幸有功憲宗許之行立兵出擊彌更

二歲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爲解自是邕容兩道殺傷疾疫死者十八以上調費鬪亡繇行立陽旻二人當時莫不咎之及安南兵亂殺都護李象古擢唐州刺史桂仲武爲都護逗留不敢進貶安州刺史以行立代之尋召還卒長慶初以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黃氏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畏死前日邕管經略使德不能綏懷威不能臨制侵詐係縛以致憾恨夷性易動而難安劫州縣復私讐貪小利不爲大患自行立陽旻建征討生事詭賞邕容兩管日以凋敝殺傷疾患

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人神共嫉二將繼死今
嚴公素非撫御之才復尋往謬誠恐嶺南未有寧時昨
合邕容爲一道邕與賊限一江若經略使居之兵鎮所
處物力雄完則敵人不敢輕犯容州則隔阻已甚以經
略使居之則邕州兵少情見易啓蠻心請以經略使還
邕州容置刺史便甚又比發南兵遠鄉羈旅疾疫殺傷
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募邕容千人以給行營糧不增
而兵便習守則有威攻則有利自南討損傷嶺南人希
賊之所處洞壘荒僻假如盡殺其人得其地在國計不
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未有

虧損朝廷願因改元大慶普赦其罪遣郎官御史以天子意丁寧宣諭必能謹叫聽命爲選材用威信者委以經略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初邕管旣廢人不謂宜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白狀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嚴公素遣人盜其橐周士憤死公素劾元宗擅以羅陽縣還黃少度元宗懼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監察御史敬僚按之僚嘗爲容州從事與公素暱傳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驩州衆以爲不直黃賊更攻邕州陷左江鎮攻欽州陷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柵邕州刺史崔結擊破

之明年又寇欽州殺將吏是歲黃昌瓘遣其黨陳少奇
二十人歸款請降敬宗納之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略
使至遣一人詣治所稍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
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大和中
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黨諸蠻畏服
有違命者必嚴罰之十八州歲輸貢賦道路清平其後
儂洞最彊結南詔爲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
之邕管節度使辛儼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齎美
貨啖二洞首領太州刺史黃伯蘊屯洞首領儂金意員
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驩員州又有首領儂金澄儂

仲武與金勒襲黃洞首領黃伯善伯善伏兵灤水雞鳴
候其半濟擊殺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後欲興兵報仇
辛讜遣人持牛酒音樂解和并遺其母衣服母賢者也
讓其子曰節度使持物與獠母非結好也以汝爲吾子
前日兵敗灤水士卒略盡不自悔復欲動衆兵忿者必
敗吾將囚爲官老婢矣金勒感悟爲罷兵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
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
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
黃洞繼爲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姦臣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爲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善心爲宇文化及所殺敬宗哀請得不死去依李密爲記室武德初補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舍人

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
笑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修史以勞封高陽
縣男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
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
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驛山破賊命草
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初太子承乾廢官
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爲民
不復用敬宗爲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槩被罪
疑洗宥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卽位遷禮部尙
書敬宗饗沓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

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爲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田舍子贖獲十斛麥尙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闔頃拜侍中監修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二年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

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
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
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
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
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
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
竇德立此謂帝丘何也德立不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
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
浞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
而爲夏伯昆吾旣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

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
子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啟
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
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
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導沅水東流爲濟
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沅地過河而南出
爲滎又沅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
所謂泆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
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
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

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立不能對吾恥之德立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寶之不彊不亦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譏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

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
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
隴本高祖隸奴也爲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
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龐
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
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
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
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
知之賞賚不勝紀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
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

昂丞之敬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卒年八十一帝爲舉哀詔百官哭其第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諡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諡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諡曰蔡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後又納婢譖奏流彥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旣

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仇耳彥伯慙而止垂拱中詔敬宗配饗高宗廟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爲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劔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進弘文館學士爲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

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癯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卽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立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髄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廣

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爲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姦
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段
寶立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府
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
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帝陰德義
府故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未幾進中書令檢校御史
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公詔造私第諸子雖祿
負皆補清官初杜正倫爲黃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
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
義府反爲所誣交訟帝前帝兩黜之正倫爲橫州刺史

義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峰州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賄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銜帷帟奠帳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輻輳芻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殷王出閣又兼府長史稍遷右相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旣謫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貞觀中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

狐德棻脩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立道呂才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縉紳共嗤斬之號曰勳格義府奏悉收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衰猶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旣主選無品鑿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

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燒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警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千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哀索殊急居母喪朔望給告卽羸服與元紀出野馮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

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嶺州子
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壻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
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壻尤凶肆
旣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
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
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
內外乃安上元初赦妻子還洛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
大都督崔義立益州大都督王德儉袁公瑜魏相二州
刺史各賜實封睿宗立詔停少子湛見李多祚傳
傅游藝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

后奪政卽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說擢給事中閏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卽拜鸞臺侍郎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爲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旣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旣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卽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爲千牛直長舅姜皎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爲姻家而乾

曜子絜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
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卽授以諭德
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
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
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
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
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
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請
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
韓休方具詔武擽語林甫便爲休請休旣相重德林甫

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卽拜黃門侍郎尋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

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

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烏鵲
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
國公仙客幽國公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
壽王語祕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旣
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
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
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姊之父有隣與婿柳勣不相中勣
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
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
姊爲庶人未幾擢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

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
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
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
賢德非有大勲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
往年獵爲豹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
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慧言故飛語
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
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
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
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

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雲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

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俄兼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加累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三百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旣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

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
太子員外詹事絢繇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甫護
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
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
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旣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
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
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它邸第田園水磴皆便好上
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
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
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

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
居重關複壁絡版磬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
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爲空左相陳希烈雖坐
府卒無人入謁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苑
咸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
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久之又
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于副大都護以朔
方副使李獻忠反讓還節度始厚王鉷爲盡力及鉷敗
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鉷獄具署名亦無所申
救因以楊國忠代爲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孱無所

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
仇敵然國忠方兼劔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
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
待卿林甫聞之憂懣是時已屬疾稍侵會帝幸温湯詔
以馬輦從御醫珍膳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
巫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
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
右代拜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
不食卒諸子護還京發喪贈太尉揚州大都督林甫居
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

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
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
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飶三品芻豆一
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
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
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
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駿張說蕭嵩
杜暹李適之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
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卽說帝曰以陛
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

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初林甫夢人皙而髯將逼已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思約爲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妄言林

甫厭呪上國忠劾其姦帝怒詔林甫淫祀厭勝結叛虜
圖危宗社悉奪官爵斲棺剔取舍珠金紫更以小樽用
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萼太常少卿嶼及岫等悉
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婿若張博濟鄭
平杜位元搗屬子復道光皆貶官博濟亦儉薄自肆爲
戶部郎中部有考堂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爲員外郎
中廳事壯偉華敞供擬豐侈至千品別取都水監地爲
考堂擅廢諸州籍帳錢不貲有司不敢言帝之幸蜀也
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
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

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至德中兩京平大赦唯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天寶時嘗鏤玉爲立元皇帝及立宗肅宗像於太清宮復琢林甫陳希烈像列左右序代宗時或言林甫陰險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奈何留像至今有詔瘞宮中廣明初盧攜爲太清宮使發地得其像輦送京兆毀之云

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黃老工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褚無量元行沖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

進講禁中其應答詔問敷盡微隱皆希烈爲之章句累
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爲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
事帝有所撰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侍郎天寶元年
有神降丹鳳門以爲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
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旣悟其
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
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
史官著顯祥摛照無窮其媮佞類如此俄兼崇玄館大
學士封臨穎侯林甫顓朝苟用可專制者引與共政以
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薦之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祕書省圖書
使寵與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陰詭雖足自固亦希烈
左右焉楊國忠執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國忠卽薦韋見
素代相罷爲太子太師希烈失職內忽忽無所賴及祿
山盜京師遂與達奚珣等皆相賊後論罪斬肅宗以上
皇素所遇賜死于家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考證

許敬宗傳更諡曰蔡○

臣酉

按舊書云袁思敬議謹按

諡法過而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蔡與恭字形相似新

書誤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姦臣

盧杞字子良父奔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爲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免補鴻臚丞出爲忠州刺史上謁節度府衛伯玉伯玉不喜乃謝歸稍遷吏部郎中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

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
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
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既得志險賊寢露賢者媚能者忌小忤己不傳死地不
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爲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
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
隙卽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鎰材裕忠懿
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
不可卽薦鎰守鳳翔旣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
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閱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

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
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泄疑爲詔所殺
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張鎰每伺杞間
獨詣鎰杞知之宅曰伺詹來卽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
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非
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杜佑判度
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
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卽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
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洎
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

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是時兵屯河南北挈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貲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校吏頸大搜塵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萬又僦匱質舍居貿粟者四貲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爲閉肆民皆邀宰相祈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罷

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爲間
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
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
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售入其算有司
其自相市爲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
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爲姦公上所入常不
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
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
挺亂皆杞爲之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
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卽誣寧反帝殺之靈武杜希

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漠谷
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
堆而屯與爲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
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
王翊趙贊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
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
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卽譎帝曰懷光勲
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
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
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

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爲姦臣沮間不一見
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譁
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始帝卽位以崔祐
甫爲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
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
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警然肆爲之後雖斥然帝念之
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
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
草白宰相曰杞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
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悅乃召宅舍人作制高固執不

得下於是諫臣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衆對
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
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乎李勉曰
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別駕
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
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
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
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
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崔盾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

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
謫可畏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以胤爲節度使不得赴半歲復
以中書侍郎留輔政及昭緯以罪誅罷爲武安節度使
陸扆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
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胤有功不宜處
外故還相而逐扆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胤
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爲吏部尚書復
倚扆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
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內銜憾旣與搏同宰

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卽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搏交敕使共危國罪當誅胤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搏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務脩繇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王監國畏全忠彊雖深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趣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存敬攻河中掠晉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闍尹廢辱天子胤令判官石戩與游乘間伺察德昭飲酣必泣胤揣得其情乃使戩說曰自季述廢天子天下之人未

嘗忘武夫義臣搏手憤惋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它人劫於威無與也君能乘此誅二豎復天子取功名乎卽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肩謀德昭許諾肩斬帶爲誓俄而季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不就復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肩與全忠善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肩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肩爲之謀乃以兵

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
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誑誤師業
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胤畜
死士用度支使權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
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臥不動一奉表陳
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
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
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
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
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

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繆不自
安劫幸之謀固矣居華時爲全忠數畫醜計全忠引兵
還屯河中胤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自歌以醕酒會
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
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
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
帳器用十車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
人寢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
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
相彌縫爲不法朝廷微弱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內

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
祇用宮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肩
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展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
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肩無敢言者肩議
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
沖幼故肩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
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肩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
臣班辭肩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卽召問全忠安
否與飲命宮人爲舞劔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
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肩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

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爲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卽罷爲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

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彊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胤身屠宗滅世言愼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胤字緇郎及爲相其季父安潛喈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戶終爲緇郎壞之崔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任寢

顯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疆諸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鋌事王行瑜邠寧幕府每它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己必使鋌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訐已則陰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贅旂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爲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激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後又導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會誅行瑜乃罷昭緯爲右僕射復請朱全忠薦已又厚賂諸王爲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

之鋌亦誅

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爲人鄙野其家不以諸柳齒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彊記多所通涉譏訶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顏堯判史館引爲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左拾遺昭宗好文待李磻最厚磻死內常求似磻者或薦璨才高試文帝稱善擢翰林學士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駟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爲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裴
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璨內以爲
怨朱全忠圖篡殺宿衛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與蔣玄
暉張廷範尤相得旣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
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
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
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媚若獨孤損等二
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爲寃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
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搆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
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

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卽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師
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爲冊禮使
卽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璨背已貶登州刺史俄
除名爲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吒曰負國賊柳璨死
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忠爲腹心昭宗東遷
玄暉爲樞密使帝駐陝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天變
宜須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王
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
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幽鎮使各以

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
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
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悉以汴兵爲衛初全
忠至鳳翔侵邠州節度使楊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
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會克用茂貞南告趙
匡疑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帝自出關畏不
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訶必以告全忠全忠
恨帝無傳禪意乃謀殺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
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選勇士百人叩
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

院中夫人裴貞一啓關殺之乃趨殿下玄暉曰上安在
昭儀季漸榮曰院使母傷宅家寧殺我士持劍入帝聞
遽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
求哀玄暉以全忠所殺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宰相請對
日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爲貞一漸榮
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曰晉文帝弑高貴
鄉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趨西內
臨對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
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糴者都人
怨故因以悅衆執友恭叔琮斬之全忠邀九錫玄暉自

持詔趨汴言之還洛不淹日全忠矯詔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爲兇逆百姓焚尸都門外廷範者以優人爲全忠所愛扈東遷爲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以爲太常卿宰相裴樞持不可繇是樞罷去柳璨希旨下詔責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太常卿會天子將郊以爲脩樂縣使又與蘇楷等駁昭宗諡全忠恚九錫緩也王殷譖其與璨等祀天祁延唐祚及立暉死璨誅卽貶廷範萊州司戶參軍轅于河南市叔琮亦汴州人中和末隸感化軍以騎士奮性沈壯有膽力從全忠擊黃巢陳許間名右諸將得爲親校與時浦朱宣

戰以多累表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宿州刺史攻趙匡凝於襄陽不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天復初拔澤路擊太原授晉慈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襲絳州攻臨汾叔琮以二壯士類沙陀者牧馬于原與克用軍偕行伺隙各禽一虜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叔琮曰賊遁矣無以立功乃潛師夜獵游騎殺數百進破其壘俘斬萬級收馬三千遂長驅取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保大軍節度使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爲右龍武統軍與弒帝故全忠請貶白州司戶參軍斬之叔琮將死呼曰

朱溫賣我以取容天下神理謂何友恭者本李彥威也
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全忠愛而子畜之領長劔都
積功表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
司空楊行密侵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還
攻黃州入之獲行密將俘斬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
潁州刺史感化軍節度留後帝東遷爲左龍武統軍貶
崖州司戶參軍臨刑曰溫殺我當亦滅族又語張廷範
曰公行及此云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
北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

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考證

盧杞傳流郢費州○舊書作驩州

崔胤傳進司徒○舊書作司空

盧渥○舊書作盧知猷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考證